

街巷寻珍

■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

—

据史料记载，四千年前，夏朝有一个叫少康的少年，在外闲游时，偶尔看见一只受伤的野雉拖着身子向前爬，爬过之处灰尘少了许多。于是他灵机一动，抓了几只野雉拔下毛，制成了中国第一把鸡毛掸子。而小村钮王何时由何人制成了第一把鸡毛掸子，却无史记载。小村钮王是我的出生地，位于漯河市郾城区龙城镇西北，打我记事起，家家户户做鸡毛生意，鸡毛制品是小村钮王的特产。

如果童年一定要选择一方天地来寄存，我愿把我的童年和鸡毛放在一起。各式各样的鸡毛充斥在我童年的空间里，甚至时空里。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着在农闲时节做些鸡毛活儿挣的钱，把我和弟弟相继都送进了大学，对于鸡毛，我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鸡毛大致分鬃毛、尖毛、翎子等，在动物界，好看的大都是雄性，故公鸡的毛长而色亮，母鸡毛则短而色乌。公鸡的毛多为鬃毛，母鸡的毛多为尖毛，翎子都是公鸡尾巴上的，翎子在尾巴尖上高高翘起。从鸡毛上来算计，公鸡自然更受欢迎，但母鸡能下蛋，所以并不因此受冷落。

鸡脖毛是整只鸡身上最细碎的毛，而尾巴上的毛则是全身最好的鸡毛，老母鸡身上的老脖子基本无用，我倒是用之做过几根蘸笔，在书桌上写过几首打油诗。说它无用，但扔了亦可惜。故村里人皆用老脖子缠在长竹竿上，制成腊月二十四扫房除尘的掸子，效用颇佳。

鸡毛以褐色、浅黄色、黑色、白色为主，无论哪种颜色，都是越纯越好，掺杂他色的鸡毛一律称“杂毛”，卖不上价。鸡毛以白为贵，白是鸡毛中的贵族，等级划分严格，米黄次之，米白居中，雪者为上，甚至高达上千元一斤。同时，根据鸡毛长短又分几个等级，且刻度严格，10厘米以下、10至15厘米、15至20厘米，超过20公分的是鸡毛中的上品。

完全无用的鸡毛如婴毛、壳脖毛、无尖毛，不值钱，甚至不如老脖子还能制成扫尘除尘的工具，统称为“乱鸡毛”，这些鸡毛只能充当沤粪的原料。

二

村里男男女女少皆会加工鸡毛。鸡毛加工的第一道工序是清鸡毛，即把鸡毛按颜色、属性分类，外地买回的鸡毛用麻袋或蛇皮袋装着，分片儿毛和把儿毛，鸡毛成片叠放入袋的谓之片儿毛，成把捆好放在袋里的谓之把儿毛。二者无所谓好坏，只因包装方式不同而已。清鸡毛时，有时会遇肉疙瘩，即拔毛时手重连皮带肉一同撕下的鸡毛，冬天肉疙瘩呈黑褐色，干硬，需要用力才能把它拽掉，夏天肉疙瘩腐烂发黏，散发出难闻的臭味，须用剪刀剪去才行。

鸡毛又因是否浸过水而分水烫毛和干毛，顾名思义，水烫毛即杀鸡后浇上开水烫过后拔的毛，因被水烫过，鸡毛易拔，但色已损。因水烫毛免不了要沾上泥沙等杂质，拌碎，所以颇受清鸡毛者青睐，因为他们的工钱按重量结算。干毛则是杀鸡后不经水烫直接拔毛，毛色自然鲜亮，基本无杂质，但拔时需要技巧，过轻拔不掉，过重则连皮带肉都拽下。我没拔过鸡毛，这些都是父亲口述的经验，幼时逢年过节要杀鸡，父亲采取干湿结合拔毛法，即先把一些好看的鸡毛拔下来，还要一撮撮分类，用细麻绳缠好，挂在院中的晾衣绳上。待有用的鸡毛拔完，剩余的就浇上开水，拔净之后随水一起泼进粪坑。

铺鸡毛是第二道工序，幼时，一张小方桌，四

岁月凝香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落婆”的母鸡

读书时，读到了“落婆”鸡。在乡下，“落婆”的母鸡不再下蛋，动不动学公鸡叫，还光想做窝。作者说，“那大约是鸡们的爱情故事”。

我年幼的时候，村子里也有许多这样的母鸡，它们不再安心下蛋的本职工作，整天趴在鸡窝里的鸡蛋上面，想要抱窝。每当它们罢工，当家的女人们就把它们赶出鸡窝，追着它们满院子跑，直到把它们追上。

门前的河沟坑塘里满是水，沟满壕平。女人们抓住鸡翅膀，把母鸡扔进河沟里、坑塘里，用冷水浸它们——据说，扔到水里“浸一浸”，鸡们就改了。

有些母鸡，经历了几次这样的“浸”却仍不思悔改，人们还要用糊涂泥往它们身上糊弄一层，把它们弄得灰头土脸的，才会见效。

有些鸡们则是尾巴被绑上一片红纸或一块红布做的小红旗，这样它们就会害怕得满世界疯跑，不再“抓窝”。可跑得越快，小红旗越是招摇，它们越是要堕。这个时候的母鸡，已经不能用正常母鸡来定义它们了——简直像离弦的箭，又像冲锋陷阵的战士，它们惊恐地跑着、叫着，搅得四邻不宁。

如此这般，大约经历一个月左右的折腾，鸡们才会幡然悔悟，痛改前非，重新做它们的正事——下蛋，世界也才会重新恢复平静。

也有个别运气好的母鸡，如果“落婆”了，主人又恰好需要抱小鸡仔儿，就会让它们免受折腾，给它们做好窝，放上几十个精挑选出来的鸡蛋，让它们安安生生过一把当妈妈的瘾。还有的母鸡会学公鸡叫，有的公鸡会撵着孩子叨。老人们说，前者是因为它们长了“腰子”；后者因为它“口”，干起了本该属于狗的看着家活计——我忍俊不禁，却还是稀里糊涂。

小蝌蚪的尾巴哪儿去了

村子后面是一条河。河水清澈，河里有各种各样的鱼。太阳晴好

飘飞的鸡毛

个小板凳，四个小孩子分坐在桌角上铺鸡毛，鸡毛多成弧度，需蘸点水才好铺，谓之“扎摊儿”，摊儿扎好后开始按长短顺序一根根搭积木般叠铺，铺鸡毛不讲究精确，差不多就行，铺鸡毛时最怕突然来风，像故意捣乱似的，将刚扎好的摊儿吹得一根不剩，或将一半工程掀翻，这太让人沮丧了。怀着沮丧之心翻工时，口中还要念念有词：“风，风，你别刮，刮得鸡毛乱飞呀！”好像这样风就真的不刮了似的……铺好的鸡毛由大人捆成把，用于缠掸子的鸡毛就捆成一个把儿，用于穿毛片儿的就一撮撮反向捆成花苞状。“妈，铺好了，捆住吧！”那语气和神情里皆带傲娇，像个小英雄攻破敌人堡垒一样的自豪。

鸡毛铺好了才能进行其他工序，或用针穿成穿毛片儿，反转缠绕成成一朵漂亮的大丽花，或缠成鸡毛掸子，像一束馥郁的花，一圈接着一圈开在灵巧的指间。有时，亦会考虑把鸡毛染成五颜六色，用于一些羽毛工艺品的需要。

三

我会铺鸡毛，会穿毛片，会用胶枪将鸡毛粘成各种工艺品，却唯独不会缠鸡毛掸子。因为这所有的鸡毛加工方式，唯以缠鸡毛掸子最难，没点儿技艺还真的缠不了。

天气好时，母亲会坐在门口缠鸡毛掸子，先把鸡毛摊开，有风时还需用一把旧戒尺压在鸡毛上，双脚踩着荆棍，闪亮的荆丝一匝一匝地缠在拇指粗细的竹竿上，左手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撮鸡毛，右手拇指和食指将鸡毛抽出，对齐根由左手拇指和食指捏紧，随即转至右手拇指和食指之间，被腾空的左手握住竹竿，右手的拇指和食指绕着竹竿将鸡毛均匀地“拨拉”开，同时手脚并用，用荆丝紧紧缠绕，一圈下来，还要多绕几圈荆丝以做固定。

母亲是缠鸡毛掸子的一把好手，不管多么琐碎的鸡毛，母亲都能牢固地缠好，村里村外都知道，来村里收鸡毛掸子的小贩也知道，那些精明的小贩，在同等毛色的鸡毛掸子中，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母亲的鸡毛掸子。卖鸡毛掸子时，母亲常让我来查数，这是一个好母亲的优良传统，抓住生活中的任何一件小事来锻炼和检验孩子的学习，增添孩子的智慧。

最差的鸡毛掸子叫“顺毛捋”，即顺着毛从根捋到头，鸡毛会“哗哗”往下掉，更别提反向捋了。母亲的鸡毛掸子完全经得起任何顺毛逆毛捋的考验，几乎不掉一根鸡毛，偶尔飘落下来一两根，多半是捋毛的人太用力，把鸡毛折断的缘故。上乘的鸡毛掸子要装筒，筒用旧报纸蘸糊糊制成，直径6厘米为宜，长短据掸子而定。用以固定鸡毛掸子，防止其捆成束时变形影响卖相。后又专门出产一种塑料薄膜筒，比纸筒实用，兼有防潮之效。因鸡毛最怕潮气，一潮就易扫毛，一扫毛掸子算是全毁了。

晴日里还要扩掸子，所谓“扩”，即将挤压的鸡毛掸子取出，拿起两根，左执柄，右执穗，上下来回扩，直到鸡毛掸子复至最佳状态，空中飘散着鸡毛的碎屑，在阳光下像小鱼在游。扩后的鸡毛掸子一根根插在菜园四周，呈天然掸子篱笆；或斜倚在平房房顶四周，房子戴了个毛毡帽，春色时分，以50为量，捆束收回，那鸡毛上还留着阳光的温度，抱在怀里，如同一抱生活的脉脉温情。

四

村里的壮年男人进入腊月便三五成群结伴去湖北、湖南、河北、江西甚至更远的省份，入山拾鸡毛。因为进入腊月便是年，全国上下，各家各户都要杀鸡宰鸭，鸡毛对他们没用，便随手扔了，可对

乡村密码

的时候，河边浅水里有青色的河虾，趴在那里一动不动晒太阳。草从里有光溜溜的水蛇，倘若运气好，还能够捡到放鸭人遗漏的青色鸭蛋。

清晨或者傍晚，褐色羽毛的野鸭排着倒三角形的队伍浩浩荡荡游过，水面留下一圈又一圈细小的涟漪。快下雨的时候，河面上有细长腿脚的水拖车飞快地在水面上划过，手脚轻快得就像安了滑轮。

岸边的水闸旁，一棵柳树总是安静地开花。有风吹过，粉色的花瓣纷纷扬扬，好像下雨。青绿色的浮萍和水藻开始舒展叶子了。一条细细的小支流穿过水闸通到河堤南岸的池塘，池塘里长满了菱角。这时节，菱角的叶子还没有铺满水面，小蝌蚪就在小小的叶子上面游来游过去。

这小小的、黑黑的小家伙，最初只是黏黏的一团，黑芝麻一样的小点，孤独而安静地睡在水草上。慢慢的，黑芝麻变成了黑豆芽，然后，黑豆芽就变成了小蝌蚪。

多么神奇啊，那是小蝌蚪在找它们的妈妈。小蝌蚪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它们的妈妈在哪里呢？是坐在长大的荷叶上面夜夜唱着思念孩子的歌谣，还是顺着桥洞、沟渠游到其他的池塘，或者干脆又回到小河里去了？

那么多的蝌蚪，那么多的妈妈，到底怎么才能把自己的孩子辨认呢？

浮萍还有菱角的叶子长得飞快，一眨眼就挤挤挨挨地铺满了池塘。菱角开花了，水红色的花，牙白色的花，花蕊都是黄黄的。菱角很快长出来了，剥开一颗放到嘴里，白生生，甜腻腻的。

池塘边的黄蒿已经长到了膝盖。什么花都开了，蜜蜂也就嗡嗡地赶来了，野马蜂也来凑热闹。把马蜂黄的眼睛肿成了一条缝，母亲顺手抓一把黄蒿叶子揉碎了敷在我的伤口。可是，我不喜欢黄蒿的气味儿。我还在担心小蝌蚪。

等黄蒿把我的伤口治好了，眼睛能够完全睁开的时候，我找不到小蝌蚪了。小蝌蚪在找妈妈的路上变成了小青蛙。夏天来了。

小蝌蚪的尾巴到底哪儿去了？水草里那么多的小蝌蚪们，它们最后都找到了自己的妈妈了吗？有没有弄错的？

于钮王村的人来说，每一根鸡毛都是宝贝，有时为了一根飘飞的鸡毛，他们要追着风追赶好久，直到把鸡毛追累了，落在地上，被他们捡起来，捏在手心里，攒成撮儿用线缠绑好，放进他们随身携带的袋子里。

拾鸡毛的这些男人，多数是我的父辈，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省钱，他们住最便宜的旅社，自带干粮、锅盔或馒头，掰开泡水，就是一顿饭食，星稀出，月浓归，每天要跑上百公里的路，跋山涉水，遇好心人家，中午才能吃顿热乎饭。生活上的苦不算什么，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苦还少吗？三年自然灾害折磨了他们的童年，熬过童年又遇“文革”……他们唯一怕的是别人把他们当成要饭的，当成乞丐，他们本来完全是凭自己的劳力和毅力来谋生活，不是双手手心朝上不劳而获，他们的穿着虽不光鲜不体面，但他们的整个身心闪现着的全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吃苦耐劳的劳动人民的光辉。我常为有这样的父辈乡亲而自豪，为自己身上流淌着和他们一样的鲜血而骄傲。

除了拾鸡毛，他们碰到合适的鸡毛也会买些回来，装进白色的大布包里，用黑毛笔写上地址和收件人邮寄回来。只有拾到的鸡毛才背回来，两个蛇皮袋，一前一后扎紧扛在肩上，风尘仆仆地在大年三十赶回来与家人团聚。那时父亲也去拾鸡毛，三十下午我和弟弟便等在村口，父亲会和几个村民一起租辆三轮车回来，三轮车只拉到村口，从村口到家的那一段路，父亲扛着袋子，我和弟弟一前一后帮忙往上提拉，那时父亲身形高大，像个英雄，背上是他为我和弟弟打下的两袋天下。有时父亲晚归，到午休时夕阳西下或暮色四合，街头巷尾陆续响起了鞭炮声，像为英雄的归来奏响了胜利的凯歌。

多少年了，这些画面还在我的记忆里清晰如昨。每每想起，内心的温热化成眼眶的润潮，常常让我忍不住地流泪。我不知大千世界之中，还有没有哪个村落有那一群人像我父辈那样腊月远行拾鸡毛，如果没有，那算是小村钮王特有的传统。现在，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父辈们多数已至含饴弄孙之年，着实不必再千里迢迢跋山涉水拾鸡毛，村里年轻的一辈，吃不了父辈们吃过的苦，几乎没人再外出拾鸡毛了。拾鸡毛作为一段时期内小村钮王特有的传统，应该在村志上庄严地写下一笔。

年前，父亲和母亲商量，想再出去拾鸡毛，并且和几个朋友约好了，母亲坚决反对，父亲问我的意见，我说，如果纯属是为了忆苦思甜，我同意，如果不是，我就不同意。我不同意的原因只有一个，在我能力所及之处，我不愿再让父亲多吃一点点生活额外的苦。



国画 全家福

席红光 作

别样情怀

等你在智慧书屋

■特约撰稿人 王彩虹

在漯河小城，有一个叫历史文化广场的地方。在广场一角，有一个水晶屋一样的小房子，这便是一个叫智慧书屋的地方。屋顶是灰色的琉璃瓦，四角飞檐，颇有中国古建筑的风格。而四壁都是玻璃做墙，如同气势恢宏的大镜子。如此，便是沉稳的古老与时尚的现代相结合，让人不自觉地想要走近它。这时，只需拿出身份证在门口的感应器上轻轻一刷，便可轻松入内。里面约有五十平方米左右的地方，有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上面置满各类书籍，玻璃墙外翠竹依傍，让人似入苍苍竹林。屋内的五套桌椅，经常座无虚席。而在这里阅读者，从几岁的孩童到皓首的老人，都和小屋一样安静。

女儿喜欢在广场上玩耍，有时练轮滑，有时学骑自行车。起初我陪在她身边，但当她很快寻到一起玩的小伙伴或根本就不再注意到我时，我总会悄悄地告诉她：妈妈在智慧书屋等你。在书架上随手抽取一本，或漫不经心地翻阅，或沉醉其中地品味，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望向外面热闹的广场，寻找女儿的身影，而她的目光，也总不忘投向这个水晶屋，我会看到穿着轮滑鞋的她笑靥如花地从我眼前疾驰而过。她安心而快乐的玩耍——妈妈在智慧书屋等我呢。累了倦了时，她会趴在玻璃门上轻敲几下，有时不等我看见，坐在门边的阅读者便会为这个找妈妈的孩子开了门。小小的她总是凑近我小耳声语，唯恐惊扰了这里的安静，之后便蹑手蹑脚地去找一些适合或根本不适合她阅读的书籍翻起来，每当这时，我会感觉到时光的顿足，众生喧哗都化为这一方小天地的岁月静好，内心流淌出温暖的感动。唯一的

读书笔记

如我与君稀

■朱静慧

苏轼的一生，初以才情惊艳四座，令前辈们叹为奇才；后人仕途旅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其不改乐观旷达心性，以超凡的人格魅力被世人喜爱，直至今天。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他却把这个“八九”过得随性安然，即使在困顿落寞之时，悲伤迫怀之时，他笔下的《定风波》《江城子》等作品也无晦暗抑郁的色泽，和普通的伤春悲秋的文人相比，他的思想境界总能给人带来鼓励、慰藉，历经多少朝代的更迭，仍旧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读者。

苏轼的朋友圈极为广泛，僧人也是其中一类，他自己也曾说，“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其中和他交往情谊最深的莫过于参寥子，东坡在自己的诗文中提到他的次数近150次，他们诗文唱和、惺惺相惜，这份友情持续了二十多年，伴随着苏轼的宦海沉浮，在苏轼遭贬谪的岁月里，更是给他提供了精神支持。其中《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最让人动容。“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春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1071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偶然看到一首诗，正是参寥子的《临平道中》：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这清新绮丽的文字，描写的不过是常见的风景，能捕捉这种稍纵即逝的细节，体察自然动人之处，想必此人也有趣，缘于一首诗，两人初次会面于西湖，一见如故，闲谈甚欢。得到苏轼的欣赏，参寥子的心中充满知遇之感，这无形中提升了当时参寥子在诗坛的地位，苏轼在杭州期间，两人饮酒赋诗，交情甚笃，结下了真挚的友谊。

一别经年，有的人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模样变得模糊，所谓别久情疏，感情也会像写在沙地上的誓言经不住风雨的洗礼。然而，参寥子对苏轼却是情意不减，1078年9月，他步行北上，从杭州到徐州700多公里的路程，没有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苏轼对老友的感情真意为大感动，他自己在科举考试和职位变换中是经历过长途劳顿的，他难以想象，一路上参寥子会经历怎样的困难，而老友则风轻云淡地回答：“彭门千里不惮远，秋风匹马吾能征。”参寥子在徐州住了三个多月，两个人久别重逢，知己相交，想必那感觉也如饮琼浆吧？在徐州黄楼上，他们吃饭喝

问题就是她的问题太多，所以我们要不时地小声交流，好在还可以办理自助借书，我便带上书带着她悄然退出。

假期时，女儿参加了一个经典阅读的学习班，离家比较远，每每把她送到地方，我该何去何从就成了问题，回家吧，路途太远，在家最多喘口气就又到了该接的时间；在附近闲逛吧，时间又太长，再说我不能天天都闲逛。幸好，我突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小屋，那个在太阳下熠熠生辉的小屋俨然是我在召唤我，它在我接送孩子的必经之路上，并立于风景优美的河堤附近，静可安然于书香，动可徜徉于堤岸旁，这真是一个绝妙的地方，我不由得佩服我们这书屋规划者的智慧匠心了。玻璃墙外仍是翠竹环绕，我不知道是先有了外面的竹还是先有了这个小屋，它会让每一个阅读者抬头的瞬间都看到满眼的绿色。于是我每天把孩子送到学习班后，信步来到书屋，外面寒风凛冽，室内温暖如春，书香四溢，那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身心宛如山水间。

我总在这里等孩子，等她玩耍，等她回家，也等待她的成长。而我呢，也需要一个有书的地方，与时间一同生长。想起今年春节的一个上午，女儿随同家人去走亲戚了，家中冷清，我便又一次来到小屋。彼时细碎的雪花飘飘洒洒，洁白的地面上已有几双脚印行进至小屋门前，虽正值春节，里面依然座无虚席，每个人都安静地沉醉于自己的阅读世界。望着屋外的飞雪，如童话世界一般的静谧安详。我不由得有了些许心境的灵感，随手写下了几行貌似一首诗的文字：“窗外飞雪琼枝赋，斗室生春书香裘。若问何处安吾心？智慧书屋最旖旎。”

智慧书屋，正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广场悄然现身，它静立于喧闹的人群，栖息着我们诗意的精神与灵魂。它更是一个城市的智慧所在，它让我们在街头漫步的同时，不只可以安坐在长椅上休息和欣赏眼前的风景，还可以随时走进一个翰墨飘香的小屋，与那些优秀有趣的灵魂对话。在今天的和谐盛世，我们不仅有二十四小时的购书便利店，更有二十四小时的智慧阅读空间，只要你愿意并乐意做一个阅读者，它会为你提供冬暖夏凉的舒适环境，提供可以去增长知识与智慧的各类书籍。沙澧大地，人杰地灵，贾湖骨笛，文明起源，叔重说文，在这白古就有圣土与灵光的地方，全民阅读已然蔚成风。

等你，在智慧书屋。

茶，不知不觉聊到了黄昏来临，东坡留恋老友，暮色朦胧依然不舍得与朋友分别。参寥子有诗为证：“烛笼持火报黄昏，使君爱客还留连。”苏轼在给秦观的信里称赞参寥子：人可爱，诗清绝。交友投分大致就是如此吧？不求依仗对方得到什么，而是在心灵上相知相契。

元丰二年（1079年），当苏轼身陷“乌台诗案”险遭杀身之祸时，经过一众士大夫包括王安石等的极力求情下，他被贬谪到湖北黄州任团练副使，这样的虚职没有签署公文的权利，不得离开居住地，其实相当于被监视居住了，这样的“待遇”，还是得益于“才士遇不可求”的法外开恩。一些平日里的亲近之人对苏轼避之唯恐不及，对于他们的疏远苏轼理解，他的名字变成了高危词，毕竟，受牵连的人本身也是无辜受害。

参寥子写信给东坡，派人前去慰问，但他做的还不止于这些，1083年，参寥子又一次从杭州出发，踏上了探望老友的路途，这种患难之上的情谊正如雪中送炭。如果说东坡一生随性达观是身心超然物外的话，朋友的陪伴与温暖无疑也是精神上的惠风春雨。参寥子这次在黄州住了一年多，就在雪堂居住，期间，两人携手同游，踏访名胜，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想必凡尘宦海的羁绊也在山水中显得渺小淡了。苏轼不禁发出感叹：情意之厚，有加于平日。得势时，花和掌声总会蜂拥而至，有时虚情也隐藏在含笑的脸后，而跌倒泥潭满身泥泞时，那个拉你一把，为你拭干泪水的人才是真正的知音，这样的朋友不求多，人生中能遇到已然是幸事。

当苏轼再一次赴杭州任职，他重修智果院并邀请参寥子任主持，两人再次相见，感情愈加真挚深厚，不到两年的时间，苏轼再次奉诏入京，离别时刻又来到了，他们在巽亭相送，参寥子赠诗，给予苏轼高度评价并理解他的爱国情怀，苏轼作为回赠写下了《八声甘州》。这首词虽然不像密州三部曲和黄州时期的作品那样流传更广，其中的友情分量格外打动人心。

在东坡存世的340多首词作中，用过80多个词调，这个词调却仅用了这一次，真可谓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人，只有彼此懂得，彼此欣赏的君子之交，才能像水一样清冽悠长。这首词追怀了二人在杭州多次同游过的场景，55岁的苏轼也参透了人生离合的规律，体悟到世事变化无常，无力去改变时，不如歌之，乐之，坦然接受无常。

朋友一生一起走，一生情，一辈子，一杯酒，知己得此一人，胜却千金万户侯。